

石

匱

書

石匱書第二百一十七卷

明 劔南張 岱著

貨殖列傳總論

太史公傳貨殖謂本富爲上得非勤力治田畝躬行
孝弟篤於仁義者耶 高帝初定天下徵江南諸郡
民稱大家者悉赴闕既至造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
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紀綱法度賦役供給風俗
政治得失之故諄々累數十言恐其遺忘刻書摹本

分賜之又召天下富人以實京師立稅戶人材之科
付之事位以寓既富方穀之意維時吳人沈秀富為
江南最帝惡其力侔人主取其聚寶益瘞之城門
之下以絕怪詭謫之邊郡風警天下無得如古人閭
巷布衣豪俠義行擬諸侯王者矣若武進人倪瓚崑
山人顧仲英皆以猗頓之資游意東晉之習竝坐見
法此則惡輕浮逃虛之士不足與共興教化者也余
覽傳記得富者教人做太史公作貨殖傳而為之而

指歸則異焉

瞿嗣興常熟人父達仕元為小官嗣興少好射獵驅逐飲酒既父失官而貧嗣興折弓矢躬力穡與其妻蘇氏孝事二親無所不至久之貧益甚嗣興曰貧亦當之奈養父母何携家入蘇州詣富家貸錢為小賈轉息為主乃稍裕久之居積為中賈又久之則大富於是致養於父母又行廣施所賑給單寡不使知也而陰行之或時有市易陽為忘誤而增其數市人物

任其口所出不與爭錙銖歲儉來依者數十人癘大作蠲室舍居撫之人言瞿存于富而行其德于莊有學行洪武中為福建恭政殛除奸吏 太祖旌之詔書

李森安溪縣富人也席先世高貲田數萬畝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僅千指及森之身益盡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寄之凡親戚朋友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盜者咸取給焉

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為其本郡本色作治
堂治學舍無有簡便不壯大觀它諸為播為道為寺
為觀於閩中郡縣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饑被
旌念鄉郡承平久即葺葺不逞曷應卒即復戒家僮
飭兵伏習拳勇鄉落盜先後發悉擒斬之鄧茂七賊
反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而黨百餘
人招撫及奪回被虜止葺寧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
漳州巡簡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折爨七世矣多田饒財男
子力耕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不聞也諸農賈所入皆
困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無私者成化間
歲凶其家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五老行賈於臨
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脫也
丁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廣
兄貧廣春秋供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製
衣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

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
乏過半廣一：分之粟帛足一歲用不能者復興牛
具種子為來歲計又不能又復調之于性自慚忍之
不告廣察知又復調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告所居
鄉有婚不娶喪不能塋者令具酒食代為請助置藉
席前書所助物得與廣請者以為榮有媿而求與者
友人黃六造廣：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六
窘食不敢言廣知之令人載糧一車貽其家有孔景

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艮方吉宅也君
有意為隣乎景喜過望廣即命子壻築塙造屋既就
請景居之又慮其不能力田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
畝與之代為入困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
之遇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鄉
之耆老見其慈仁慙慙皆來取法不善者悉感化或
遠徙廣疾篤鄉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神
明日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讓其先浙人洪武初以狀寔徙京師占籍上元縣
至讓而益務生節用富益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
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讓無不調濟
橋道陂渠井閘之屬悉為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財
作新園子之敝壞者其自奉蔬布家人服食資費悉
有常經時有僧道乞食過門則絕之曰自不治生誰
能養汝一錢

史際深陽人生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壻

魏國公與之貲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舉進士為
吏部郎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既
罷居家嘉靖中東南荐饑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飢者
不給也邑多滄以淮水沙漲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
縮不瀦不陂棄為曠土有年歲矣際度東南阿可瀦
可防者測水而疆之請於官募民興工以為田携老
弱就役環隄爰焉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
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錢救雜食計一夫赴役可無

食其老病不能後者二人於是後人之棲于堤者爨
烟飯餼列舍相援蔚然如處村落間始因渰之底深
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如同字有口
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為外堤如同字
之外圍外堤之堤深之為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
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渰之暴水堤之
內三面為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
中有畫焉秋成興工至首夏麥熟而散所全活四千

人墾田四千餘畝為圩者三濠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滄之田人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蟹麋羸可食因名之曰救荒滄際既失官家富冠東南士窮困者咸仰之民無未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繼之後率起為富人思報際亡所；受報不知饒於子錢幾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千石助軍詔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裝資糧不仰於縣官

為縣官擒倭平論功官子為錦衣世世

馬一龍溧陽人父性魯厯官有惠政為雲南守坐事
下獄使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因入貲為國子生守闕
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而奇之其秋遂發解京師是
為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翰
林為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郎史際者一
龍外家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
牛十頭傭耕作一歲盡墾大熟乃作農書曰農為治

本食乃民天；畀所生人食其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以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勝天矣。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穀陰在土，其氣固畜，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飲其外之散殊，以入於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六難形，堅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泰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
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肓不如原隰衆知
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
無脩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元而過洩
者水奪欽而固結者火攻鎡基寸隙不立一毛鬱蒸
所至並種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
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
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
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利
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稿成刈紀律不違密邇為
儔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蕞莠而法謹于芟耘故上
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薙之法數與草齊南
梗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
之良者必貴；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思其

力不足以盡圖之脩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求其次也橫木而求又其次偏木而齒曲木求而鑿鑿求首而鋤繼之以擬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木直錢堅無遺類矣華而欲寔風而不作及時持穫燥則多損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士不棄生今野有餘蕪人不自力

家無儲石飲食若流馬立至也既終養十餘年起復
為南國子司業免官歸卧疾玉華山時：策杖循畝
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歲冬日郡舉
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為耆會
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所記一事二十四
人者曰呂誥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曰史
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佐曰
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民化

曰陳桂曰史鞏曰說曰陳惠曰呂庭各為一龍言而
一龍記之說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
四五品如一肉大烹矣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曰陶
同知子弟身供洒掃捧壺把盞侍左右不去今士大
夫家賓饗踰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駿兒喧雜絃管矣
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者直
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而有號猶然士也今村
夫屠販下逮臧獲無不美號稱長貴人復摘號一字

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統綺之士布衣衫褲赤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裳大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肉揖數十跪拜數十叩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之民布在田野婦織男耕兒女輩亦携竹筐拾路遺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賴張拳鼓舌詭遇博貨誚胼胝為愚矣方記當時親隣和睦一家有客各携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稼穡商

權早晚兒女婚嫁雞豚尊頤而已今此族忌嫉富貴
貧賤上下欺虐聚為貨媒散為禍仇黨同腹心殊方
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生者其
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廬蕭然
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嘗貨與
石姓者金四十既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之飲食
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矣大父曰尊公已
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

論門閭媒妁定言而不求脩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
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則婦歸
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為蒙師日立二禮生卯而入
塾序行列唱揖酉亦如之課做誦習畢則分生徒為
主賓迎送寒暄問答謝勞歌詩而退求脩聽其自行
貧者勿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撲而逐之
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壁記當時子弟不輕易
習舉子業即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今僕子

暨兒孺遺干進恃此持門戶為權貨梯階衣食統充
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之民寡
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會集壇
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類相從
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無師猥
鄙者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麥稻登場先春輸
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逋負官有
羨餘其後收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違慢以致

影射那移變通覆護奸利衆而十室九空謀生難而
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為御史者過家與親
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早幼遇尊
長道傍拱讓先屨今冠八財主駕車乘馬揚：過閭
里易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賤皆越
矣時傑記令先公嘗為邑令貴游通刺不過二指濶
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過則以土塊題門
而去書札稱謂但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

全帖村巷青衣充斥朱函：東縉紳大夫紅箋錦標
芒字百拜矣廷黼記當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楮
拙氓芋葛煮黃蘗父母兄弟妻子團坐從幼者供其
衣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扶二三駭客或與兒女子
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誥記吾先大父嘗以
罔粟應貸粟及罔餘糠粃雜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
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今富
者設機巧取重利貧人既貸亦不思償矣潮記吾先

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
敢聲而今或弟彊兄弱反見唾詘矣進記當時民不
知訟或訟而枉即見輸服同室有聞其不直者衆爭
屈焉而今競工刀筆拚雄侶儔詭詞飾情矣民化記
令先父為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本支
骨肉且自躊躇目擊其貧賤憂患睥睨去之矣桂記
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園四圍十
室而已今重堂竊寢迴廊層臺園亭池館金翠碧相

不可名狀矣。肇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為諸生。博學能文。家貧兄弟通相為僕。見戚里如不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今生儒輩橫臂騶途。眇目布老車馬。族從赫奕臨之矣。毘記當時近村數姓。惟事耕讀。多識為儒。多力為農。今頗棄二業。他圖捷徑。游手好閑。妄生譏議矣。蕙記當時領白者負戴于路。少壯遇之則分肩而行。老人見攜兒在路。抱送彼家。而今子弟彊有力則傭其父兄。途得攜兒竊而

去之而將鬻諸它鄉矣庭記當時良賤殊族更不假
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者而今舊族貧棄新
門豪拔彼此安然矣一龍曰鄙哉龍也龍生也近不
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廣大而服華
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趨鄙哉
龍也一龍狂宕有氣尚獨文惟意所至作艸書散亂
錯落位置龐混自此張旭同時者有臨清人方煥亦
用其法一龍所居門閭洞廠園池匝匝而終不免豪

誕之習乃其所著農書司馬遷所謂本富者也

石陵精

卷之三

貨殖列傳

五 賦 卷之三

石匱書第二百八十四卷

明 劔南張 岱著

宦者列傳總論

高皇帝懲自古宦官專政之弊閹寺令守門閤給灑掃而已不得與朝政終高皇帝世有雲奇效忠欲救卒然之厄吐辭未終斃於蹕前可以見當時宦者不得開其喙矣成祖既取大位恐中外人心不盡附已遣使鎮守遂為故事然不敢有所干觸至於

仁宣之世 英宗冲幼王振切權張太后時裁抑之

然當其時群臣有過動以 上旨論之死刑朝為列

卿夕有小犯徽纒纒、囚首跣履若牽引奴隸然百

官緘結不敢出一辭有一劉球上章及之七首薊刑

夜碎其膚矣縉紳罹禍至於此極土木之變身家不

免未足償也 憲宗之朝則有汪直 武宗之世則

有劉瑾肆行暴作禍毒亦甚其他大要傳奉官爵噉

噬賦稅其於蠹耗官民靡費已甚令臣子不得執法

則已亦不敢有所壞亂然阿且為戲孝陵出守張永
一言付獄法市若噤噤然可以見 祖宗之法行
而列聖之斷武也 世宗即位廓然一新盡罷鎮守
初年張孚敬用事官者見而畏之不敢闌出一言而
中官之勢大詘其後雖久居西內顧閔章奏無虛日
異日書旨奏牘中官竊跂而睇 世宗立手御研擲
中其頭賜死於外此時麥福黃錦最稱 上意皆以
恭謹不懈得終而 穆宗之朝滕祥六稱焉厥後

神宗冲幼江陵當國結納馮保以傾新鄭中官蠢蠢漸有尾大之勢而神宗靜攝三十餘年太阿之柄不至旁落頗得駕馭之術及至熹廟末閹魏璫弄權變起同文釁成銅蠹長弘之血埋土猶碧自古貂璫之橫至此已極矣甲中之變曹化淳猶開門逆賊婦寺之禍遂與國終始為人主者可不知戒哉

雲奇沐敬吳亮金英列傳

雲奇南粵人洪武時為守門內火丞相胡惟庸謀逆

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臨視乘輿已出過西華
門奇知其謀疾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崴舌駭
不能出聲上怒其不敢左右驟而襍種奇；重斃
右臂且折第指惟庸第不勝指猶指弗為痛縮上
悟登城覘之則見裹甲之士伏於帷間上亟反發
兵圍之賊皆就縛上急召奇；死矣深悼追封左
少監賜塋鍾山置洒掃戶六家春秋祀之

沐敬建文時太監從成祖北征逾月不與虜遇入

馬困頓而上意未已敬陳請再四上詈曰反蠻
敢尔敬仰視曰固不知孰是敢反者上益怒命曳
出斬之顏色不動尋曰我家養宦官皆如此人豈不
有益遂赦

吳亮不知何許人僑為建文侍御正統間有老僧自
稱建文皇帝欲歸骨故鄉事聞科道官請下獄帝
不忍令亮往視老僧見亮即呼曰吳亮亮未亮答不是
老僧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

壺狗鮪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
經死

金英正統中太監明達知大體 英宗北伐輔 郕

王居守已 上北狩 郕王監國諸臣請族誅王振

群譚甚英亟請傳旨籍殛王振等家時侍講徐堉以

占象倡言當南遷英面叱之令人扶出宣言曰死則

君臣同死耳敢以遷都惑衆者 上命誅之因榜諭

衆而固守之議乃決及 景帝易儲一日語英曰明

日東宮生日盍張宴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一帝為默然蓋帝所言者懷愍而英故以憲廟對蓋諷諫也奉使過南京公卿餞之江上惟大理寺卿薛瑄不往英至京揚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耳上皇在南宮英多方保護讒言至英在景帝前竭力調停事寢不發

石璽書曰雲奇非近倖亦非貴寵乃能捨身救主頻死不縮沐敬諷主回鑾出言愷直非特二瑞之賢益

見我 高帝駕馭之善也 吳亮不倍舊主卒以死殉
金英誕日之對無異昭陵一時貂當諸臣直亮忠盡
堪為世法朝士對之而不媿者幾人哉

懷恩陳準阿丑覃吉列傳

懷恩蘇州人宣德中直臣戴綸從父兄子也賜姓懷
秉性忠直成化中 上從商文毅言欲復 景皇帝
位號諸內臣間之思獨言當復傳旨行汪直置西廠
為悖商文毅力爭傳旨詰責商文毅數直罪恩召入

竟以聞直得罷厥刑部員外林俊劾梁芳下詔獄

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諫官而

國不亡者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

將失天下心奈何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

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研石擲之

思以首承研不中復怒仆其桌思脫帽解帶于御前

號哭不起奴不能復事主上矣上命扶出之至

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附梁芳合謀傾林俊

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於家稱疾不起 上聞
恩病乃念之命監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時
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
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變示儆專為我輩
壞朝廷法令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
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未居之汝兄弟一
家徧居權要又欲舉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
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章瑾以貢寶石進鎮

撫司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乃武臣美選奈何以寶石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命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畢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初內帑積金十窖以備邊需梁芳輩興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窖金多罄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復曰

我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惧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計曰不如謀于昭德勸上易太子立興王如此可長保富貴芳以為然言於昭德勸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間召恩微露其意思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憚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

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曰不如
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
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上又
質責昌：無以容屢欲自殺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
泰山東岱應在東宮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
乎曰陛下即上帝東宮得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為東宮選妃不易太子矣太子即位召
恩至京仍掌司禮恩素疾學士萬安佞諛而謂尚書

王恕剛正無倚信恕每疏至思輒嘆曰天下忠義斯
人而已每於上前力請去萬安而用王恕及恕召
為冢宰已上命思袖科道論安諸疏詣閣示安
跪泣求哀思乃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乃惶遽歸老
又向內閣言新天子即位當登用衆正奈何令何喬
新出南京遂得召為刑部尚書已王恕為學士劉吉
所傾嫉臺諫論恕賴思從中保護不能加害弘治初
年言路大開進言者指內臣為刀鋸之餘單昌大怒

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何怒焉尋以病卒上震悼不置特隆賻卹建初祭壘賜額曰顯忠

陳準廣東順德人為人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縉紳盡為羅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黷貨無厭一日事覺奪職因以準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我無與焉錄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藉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遠巡累日整衣冠閉門自經

阿丑不知所出事 憲廟為侍中善詼諧每于 上
前打院本頗有東方曼倩之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
外人屏息不敢言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 上前作
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罵來又罵
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々傍一人曰天
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
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越陳
鉞者交媚直結為死黨丑於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

斧趨蹌而行旁一人問故直荅曰吾將兵惟伏此而
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上頷而笑時有勲
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且為垓下之戲口
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為八千丑曰爾不
知耶此二千人為某侯家造房未回也 憲廟畧遣
尚銘偵之侯家即撤工矣一日于 上前作六部差
遣狀命精擇其人既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
者曰公論如今却用不着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

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寸步也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為點頭梁方責官嚮爵動以傳奉為名一日丑誤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穩否曰止苦木虱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斫却梁方自無船縫矣又誤為病者問豎曰我胸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

之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為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却難得璧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當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上輒然大咲覃吉廣西人成化間為東宮典璽局郎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輔道東宮動作舉止悉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官鑒專權竊政之繇盡悉其態

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出
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即語講官曰先生喫茶
局丞張端以為過禮吉曰尊師重傳當如此也上
賜東宮皇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
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一
日東宮嘗隨他官念高王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
讀來矣即取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
方讀孝經其見畏如此

石匱書曰寺人如懷思華未嘗讀書知義理乃其羽翼太子力救諫官正色危言屹然不動儘有讀書知義理之人所不能效其萬分一者乃覃吉之身無保傳口授詩書且使太子之畏老伴如嚴師焉陳準安靜慈祥猶是內官之分而阿丑之滑稽諧謔熱喝冷嘲卒怡人主雖古之諷諫曼倩優旃何足多讓哉

張永列傳

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並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

拔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清同討未至安化王已
就擒一清即歎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除也國家內
變行且不測公柰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能
一日忘情哉頃無為公畫者耳因促席書理字永曰
彼日夜在上左右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耳目
廣矣且柰之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上付討賊
不他人必公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說言請問語
寧具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上安化王偽檄二中

所云禍皆緣彼且述彼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
天變將興上英武必悟且大怒則彼誅而公
用公矯枉反正呂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
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顧言
時須有端緒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頻首請死即得
上信公頻首請毋後永勅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
乎還見上一如清言瑾果誅寧度人反江西王守
仁生俘之矣江彬張忠等請上止其俘親征之

上命永自浙江入邀止守仁將復縱寧王於江與
上遇而上親擒焉彬忠素毀守仁於上謂守仁
故與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復以為功永至浙江宣書
曰上令仗鉞撫臣不得抗禮闔中門者累日守仁
一日直入館中坐永卧榻上永驚異之已聆守仁言
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永益靡然顧尚持氣岸曰公
何為國苦辛如是盍早投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
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共成國事耳永曰我

固非負國者公不見安化事乎守仁曰公不負國何
為令主上南征永曰南征亦何害守仁曰寧藩圖
襲江右久墟頃又繼以軍興郊郭數千里間無不折
骸而炊易子而食餘孽竄伏江湖尚覲時候設王師
果南非特此輩得以乘間即百姓不支且揭竿起矣
永大悟則曰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
我安用此則以俘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支忠等永
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且功時彬等方日夜短

守仁於上會 上與彬笑戲永從旁間語曰是得王
守仁不然 上安得此樂 上遣校之江西永佯驚
校為往 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 上曰聞守仁與
宸濠有私故逮之永曰逮謀反者固當第守仁不反
耳且守仁為人強而辯彼當論劾劉瑾時橫遭酷訊
無所改辭今逮至當置對左右日侍 上有能折其
口者否則請已彬等復言 上試召之召不來守仁
真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

與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 上然 上疑
則已解

石隱書曰張永之除逆瑾也是焦頭爛額之事也其
功甚大人皆能知之張永之調劑平濠也是曲突徙
薪之事也其功甚大人不能知之雖然張永劉瑾同
為寺人同為青宮舊侍八虎中之一人後來賢奸之
相去不翅天壤何耶總之宇宙間儕類甚多無地無
賢者如以為閹人而遂棄之是先待之以僉士宵小

矣彼亦何所慕而復為君子哉

何文鼎阮浪田義王要列傳

何文鼎餘杭人性儉好讀書冬夏服止數襲弘治辛酉間戚臣壽寧侯張鶴齡兄弟扶寵出入宮禁無時文鼎心甚忿以為壞祖宗法度一日上與鶴齡飲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鶴齡戲之又秉酒與宮人狎文鼎遂執金瓜立宮門俟其出欲撲殺之言泄為小豎馳報張皇后命太監李廣傳諭得脫明日仍命

廣執問杖之甚慘抵死罵不絕口張氏自此稍戢時
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強諫古今無
道合比干雖異世心于巷伯却同符之句又以皇親
入禁院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獄謀治寃所主使
文鼎曰有兩人却挈不得問官曰試言之文鼎大聲
曰孔子孟子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
寃者上特命勒碑遣官祭之

阮浪交趾人御用監少監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

官王堯者往廬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賜鍍金梁扣
繡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歸飲錦衣衛指揮
慮忠家捥衣蹴踘忠因見刀佩非常遂命妻進酒醉
之忠解其刀佩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
欲謀渡皇儲令浪遺堯以刀佩求外應事聞堯與浪
義子趙縉皆凌遲處死浪入詔獄拷掠百端欲其備
引內外勛舊浪雖慘毒終自承之浪卒庾死 英廟
復辟平忠亦凌遲處死賜浪本監太監命儒臣撰文

立碑官繙子銑為錦衣衛鎮撫

田義北直人 神宗朝為太監萬曆壬寅 上偶失

豫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有事

還諫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

翌日 上安悔之亟令停止一貫奏曰停稅起廢諸

事 聖諭已出矣 上命追還田義奏曰諭已頒行

不可反汗 上大怒欲手刃加義 廷頸受之不為

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深唾之曰宰相不成就 上

美畏縮乃介邪

王安北直人 光宗為太子侍衛三十年以忠謹見
知 光宗踐阼銳意圖治未及一月百廢具舉安襄
翊居多 上復大漸與大臣同受顧命 上崩事選
侍扶保護恩待 嗣君不以禮閣部大臣亟請 嗣
王正尊位以慰人心選侍令內侍守閉宮門科臣楊
漣左光斗等排闥入安引諸臣朝見 嗣王拜呼萬
歲請旨命選侍移宮內侍李進忠劉遊等秉間盜帑

事露進忠以重賄賂安：執奏之發其贓並 皇祖

奇壁金錢以萬計悉置諸法已請老就閒魏忠賢素

狡險驚悍安遏之不得用安退而忠賢進用進忠輩

盤據為奸忠賢矯旨發安充南海子淨軍未幾密遣

所私趣令自殺安厲聲曰安若得罪朝廷奉有明命

曷敢湏臾緩死以干至尊怒耶不為動忠賢乃命內

侍丁紹李進忠手捧黃封至貶所各挾椎刃擊安立

斃仍暴屍不許收殮忠賢伏誅太監施大用為安鳴

寬上深憫之命復官諭祭贈祠曰昭忠

石匱書曰何文鼎之力抗外戚阮浪之死護南城浴
日補天其功在社稷固大而田義之請徹礦稅填相
公之不逮行思詔王安之不庇狐鼠佐言官以取日
虞淵是皆鬚眉丈夫所不能廷諍之事而貂璫婦寺
能犯顏為之則立朝諸臣且對之羞澁而詎可漫為
輔副哉

官者列傳下

王振

王振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宮及即位掌司禮數以武
導上上使振閱武將臺較騎射殿前之所舉首輒
超遷於是漸與政賴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便
殿召張輔三楊入見數振罪女官刃加振頰以上
救故免稍歛輯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
漣鄉故僉事楊士奇鄉故也漣欲坐僉事抵命士奇
欲薄擬因公殺入爭論不決請裁太后振言二人皆

挾卿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對品降調是為得
之太后是振言振自是漸撫內閣過失而權復歸振
矣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太興隆寺壯麗甲京城費以
鉅萬天子至親為臨幸時麓川酋思任發反振貪功
令王驥發江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後自振發之侍
講劉球上封事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
自是中朝士俛首杜口望風拜跽稱為父翁雖賢者
慮禍亦不免為半異兵部尚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

俱媚事振而佑尤不肖佑美而無鬚振忽然形問佑
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鑑王文能臣也見
振竝俛首長跼連唯急諾有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
氣節蕩然矣宮門外故有鐵牌錫內臣不得預政其
上洪武時所置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薛瑄振振姪
子山獄幾刑西市祭酒李時勉坐伐國學堂前樹枷
脰國子門霸州知州張需旌異賜宴坐杖牧馬者收
需將殺之李御史見不跼亦下錦衣棰楚幾斃於是

振勢轉橫雖天下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
上使覘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為不可與
百官宴上聞感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聽振從中出
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四年北虜也先遣部落
千人貢馬詭曰三千振怒其詐滅所貢馬值也先怒
大舉入寇遼東城堡多陷羽檄日數十至振謀挾
上親討之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廷諍不得
上行諸臣危從違據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

敗書教至諸臣連疏止

上行振怒凡言止者皆令

赴行間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枕藉而鹵益

日南下至大同振促上北向逆之益急迫脇歟重

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軍

中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力爭蠻罵不聽會雷雨

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恠遠前軍沒虜敗書復

至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謂乘興決不可復進

振始有南意詔班師明日至土木日晡去懷來城二

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留駕待之
遂駐土木兩騎乘之我兵大亂奪路走蹈藉死者蔽
野乘輿遂北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
所持金鉞撞死振忠護駕突圍復董死肉數十人死
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等官俱
為百官朝門毆死邨王命藉振家并其黨送于山巒
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
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百面珊

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
無筭天順改元上尚思振諱言其為忠所殺詔復
振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智化寺祀之賜
額曰旌忠

石匱書曰王振恃恩跋扈支解諫官囊頭祭酒英
宗知之而不問者猶謂其大奸大詐足以蒙蔽主
知耳及至土木蒙塵一生萬死尋得返國猶思振
忠立廟贈卹恩賁有加小人之盛惑君心至死不悟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曹吉祥附曹欽

曹吉祥欽州人出王振門下正統四年征麓川久福
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多選達官騎
射以從以能有成功土木之變郕王族振家殺其所
親信而吉祥以監軍在闕獲免仲冬班師又以軍功
冒賞吉祥為人煦煦小惠諸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為
之請恩澤諸達官恃強跋扈景帝憚之景泰八年奪

門事起吉祥與石亨等迎復 上皇皆用諸達官力
以成事、成之後吉祥晉司禮監姪曹欽封昭武伯
諸姪鐸鉉鏞等皆累官都督自是吉祥與亨出入禁
闥監據為奸又亨敗凡繇亨以冒功者 上皆令自
首革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繇吉祥冒功者獨以悻
見庇錦衣指揮逮梟者始六繇吉祥進既為 上
覺察石亨彪復覺察吉祥欽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
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搗諸達官金帛倚為腹

心諸達官亦虞吉祥旦夕不測而已隨其後相與為
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
宦官子弟為天子者邪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
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欽居常悒悒有異志
未有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貿易
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逮果奏捕
之欽遣其家奴亮追獲福來董楚之幾死科道官聞
而劾欽上是之出劾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臯無

赦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武昭伯欽家人
百戶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
追獲董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
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乎朕念
欽赦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頗縱干犯憲常
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上之誅石
彪也亦下諭群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逮果
伺欽甚急會是秋鹵入西北邊上使懷寧伯孫鏜

統京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 上命掌欽天監
事太常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
爽 上視朝授命於是欽與其諸昆季若其黨達官
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
者我輩復為石彪矣先一日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
餘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殺鐘昂等奪門
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遂以其夕飲
諸達官酒厚贈之酒半可二鼓矣鐘與恭順侯瑾廣

義伯琮方待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
兒孛羅完者禿脫：呂教八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琮
告變瑾琮趣告鐘：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鉞
急聞上止開門縋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席上
亡去殊恐遂號召其死士先馳至通果門果正出門
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者故善欽後乃與諸
言官共劾之欽亦以為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
方頰首著靴鐸刀砍深肩破其身為兩長安街中甲

卒馳百官造朝但以為征西軍既知各悖散而庶吉
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去索
之戶外之呼洵賢驚慌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
賢肩傷耳刃附繫賢背少選欽提逮果頭來叱刃者
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逮果必欲諧
滅之邪果頭在也今日直為此入賢曰此人魚肉人
多矣誰不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即可誠告之主
上欽曰公可為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

筆為欽書奏，成與翱投入長安左門，鑄門久不開。
欽火之守衛軍折御河之岍，礮以壘門。欽往來嘯呼，
擬賢刀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為尊公作
碑，大耶因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
欽乃與鐸他出索馬，昂足時廣寧侯劉安立被傷斫。
而天已向曙，懷寧伯謂其子軌若弘曰：「號於道有獄
賊及獲者得厚賞，征西軍毋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
甲兵其懷寧伯曰：「不見長安門火邪？」曹欽及矣，其黨

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
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
從者六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屯
東華門鏖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
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
覘猝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
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藉懷寧
伯執斬潰者以徇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子

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軌亦死益懼率數騎還攻
朝陽門不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盡閉而甚
夜竄歸懷寧伯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
欽猶戰數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即予之
皆奮呼入欽拔刀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
親黨謀者一空是夕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
明日磔於市并追磔欽鐸鏞等以徇籍其家伯顏也
先湯序馮益等皆伏誅餘黨並落官職流嶺南追封

理梁國公贈深太子少保并予謚軌百戶世襲加繼
宗太保安太子少傳賢翺昂並以本官無太子少保
榮無大理卿銓進為侯陞弘千戶琮加歲祿進馬亮
阿的納等為都督僉事竝加官賞有差而楊安六贈
為編修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誅
獨其妻父賀老免先是賀見欽貴盛絕不與往來欽
欲為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石匱書曰曹吉祥收募番將震主怙恩 景帝以一

念懾懦釀成大禍使其於閔師凱旋之日安插番兵
置之徵外吉祥雖黜其能跋扈也哉迨後驕縱日甚
一變於奪門再變於犯關雖賴社稷之靈旋即撲滅
然而軼材之獸近在肘腋倘一不勝害其可勝道哉

汪直

汪直者大藤峽獠獠也獠賊平直以幼畏入禁中為
昭德宮內使陞御馬監太監為入便譎足任而憲
宗寵之成化十二年黑青見內宮有物焉或如狸或

如大能侵蠶人其來如風不可捉捕上恠之未幾
易州民有侯得權者出家為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
遇術士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殊自喜復遇道士
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
居母孕十四月而生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人
姓李名子龍得權聞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
髮往來真定間黃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
面受學稱為上師而得權安然受之錦衣官校聞而

發其事執下獄與其黨皆伏誅 上自是銳意詞察

外事以使直 布衣小帽來驢騾往來都下莫重也

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聞 上悅之為別

創西廠使錦衣官校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

戶韋瑛者故無賴子授內官為家人蒙其姓從征冒

功得陞百戶正欲從直刺事無繇而福建都指揮楊

畢者少師榮曾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勘亡入京師

營解匿其妙夫中書董璵家璵為求瑛許之以貨賄

瑛目潛報直，喜甚發校尉掩捕畢鞠之搜得其擬
賄目數內關商輅及法司，禮黃賜陳祖生皆有名
旦奏下追所擬賄皆不服使較人琶之琶凡三琶者
錦衣酷刑也以加人，骨節輒離寸許畢瑛琶不勝
苦即妄言寄畢叔武選主事仕偉所直不用罵帖令
數較梓仕偉至拷掠之即捉掠其妻孥翰林侍講陳
音與偉比舍秉壻罵所捉掠人其人曰余何人不畏
西廠邪音曰我翰林侍講也其人即以其妻孥去頤

仕俸寔不受寄金被毆之楚哀號徹晝夜畢仕俸皆
以數日死直復使瑛入闕籍華產逮其家口赴京又
搜得其歲賄巡撫御史及當道籍噤齟之曰直且言
上於是右通政方賓北部武清樂章御史黃本太醫
蔣宗武諸人直輒使瑛先後執繫獄鞫無寔者不以
聞奏而縉紳士大夫重足側目祇求免禍已矣至其
煩密苛細民間鬪罵縱犬爭鷄者竝痛捶責有犯封
閉其家或夜搜之所掠奪妻孥皆去衣受杖遣人四

出偵王府鎮守總兵諸處亦輒私有擒械而人情大
駭江西男子福者為崇府內史或言其貌似直福即
妄為直扶無賴子為校尉自言奉命調察歷江以南
莫不震動居一年內閣商輅劉珏等言近日京師伺
察太繁刑網太密人心洶々各懷疑懼非承平之世
宜有皆緣陛下委聽汪直而汪直寄心群小往者
曹欽之變皆緣逮累生事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
未可知也因疏直十罪上怒曰用一內臣奈何輒

係安危於天下使中使懷恩至閤詰問輅瑯奮爭之
上乃革去西廠而兵部尚書項忠者倡率諸部大臣
共劾直上遂使懷恩數直罪責之退還本監謫戍
瑛於宣府直既退求間泣於上前曰奴得罪皆黃
賜陳祖生為之非外廷意而南御史戴縉柔奸人也
會以考績入京乃上言頌美汪直稱其緝奸捕貪足
以服人警衆上頷戴縉言遂出賜祖生司香南京
用直刺事如故直恨忠軋已下忠於獄坐賊罪斥之

而商輅劉珝相繼去位朝中諸大臣日以媚直為事
矣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御史欲詣直屬王越為介因
問越見直當跪否越曰烏得跪人亦卿哉越先入旻
陰伺之見直跪即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跪諸貳隨
之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曰非吾倡之也吾見人跪
特效之耳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直建州
夷入貢誣以為盜邊執之諸夷忿將為亂上遣兵
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不自

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廚傳叩伏趨走甚恭直
見之大悅而文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鉞即使其子
父直且言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文升禁阻鐵器出
閩彼無以為鋤鋌不能安生相率反耳直還言文升
於上上下下文升獄戎之自鉞與直深相得也乃說
直曰公今威名赫奕碩必有斬虜功乃可自給於上
而外著勲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即上言鹵伏當伽將
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

為不可直不聽入告 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即
中王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
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
殺擄老弱焚其廬幕掘枯骸為功是年遼餉之積倉
儲滿盈為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
進爵保國公鉞加秩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尚書宗彝
陞太僕寺少卿尋進食都御史巡撫遼東未幾而以
復讐為辭大肆殺掠巡撫御史強珍劾直罪直怒

取中旨械珍下詔獄即戍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
附者遷蒙顯擢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
縉無不奴顏婢膝趨走其門矣直更欲用兵安南為
職方陸容劉大夏所沮而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
三月直被命監督十二團營其冬巡撫大同邊興都
御史王越出師至威寧海同鹵近邊馬牧者夜襲其
營斬獲其老幼婦女而是時張順為巡撫都御史傾
府庫以媚之盡報為功次復加直祿米順陞工部侍

卽越得封為威寧伯諸家子姪奴僕隨征者皆躡陞
錦衣衛官直既啓邊釁輒數犯邊得中國人輒毒
害之皆以報仇為辭上因疑之大同巡撫郭鍾奏
直結怨東夷挑釁北鹵軍民受害邊境騷然上降勅
切責調直南京御馬監先是直出所至都御史鎰甲
戎裝望塵伏道時人為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
卽扯腿似燒葱其熏灼如此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
避匿不見困卧驛館孤燭夜焚而已十九年八月御

史徐鏞等復極論直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
為奸臣結黨欺罔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上
曰直等結黨亂政開啓邊釁當置顯戮姑從輕典乃
降直為奉御除王越名安置安陸州戴縉吳綬竝革
職為民張順致仕而文升忠珍各復職致仕陳鉞以
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其黨司禮太監尚銘發南
京淨軍種菜孝陵藉銘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不絕
者累日

石匱書曰汪直之橫猶可言也其待大臣不以禮冒
邊功以獵封賞猶足寺人故智與劉瑾魏忠賢未得
萬分一乃諸君子合力攻之必撤西廠斯已出桺之
虎兇政思搏噬遂遭毆逐豈不稱快繇今觀之不特
中古之君臣其轉圜猶易即中古之權奸其礪齒張
牙尚在人意想之內亦何至咆哮橫噬也哉

梁方李廣

梁方不詳其出當 憲宗朝專用淫巧以蠱 上志

購奇玩進方術指為搜錄異書賣官鬻爵不問何人
輒加顯要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傅奉官多至千
餘人曾繼曉者始以貧淫欺妄盡惑楚府事覺走匿
京師賣錄於方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中稱為法
王發內帑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西華門外使曉
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林俊相繼上
疏論曉與方時方政固寵時與俊俱被謫後方敗法
司斥逐尋死貶所弘治元年李孜省伏誅繼曉發原

藉為民

李廣不詳所自出弘治初年以燒煉術見幸大開賄
賂傳奉官至數千餘人八年十二月靖鹵衛天鼓鳴
河南江西大雷電上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燦上言
災變異常繇佞官李廣引用劉良輔左道蠱惑聖心
所致不報十年禮科給事葉紳等奏八事一禁傳奉
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
以周王李恕僕隸廝役為之傳陞官職名器之濫莫

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點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聖
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錄之伎雜進
並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廣有大罪八
一誑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太子
立寄子壇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撥置皇親希要恩
寵四盜引王泉經統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姦貪六
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祚自稱廣為教主七人而
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七畿

旬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戶為名侵奪土地幾釀大
變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
遠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
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大典以為後戒十一
年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太歲故有
此災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
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疑其
有奇方秘術遣中使至其家搜秘書得簿籍一櫃皆

中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千石或白米千石上不
信曰此妄也吾嘗主廣第那容得多米左右言黃米
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姦人慣作隱語耳於是吏
部員外張綵請按簿查究以儆官邪不聽都察院請
藉其所有盡沒於官亦不聽司禮監太監蔡昭為廣
請祠額堊祭詔報可以閣臣劉健言命祭文仍舊撰
進祠額已之

石田書曰梁方李廣其熾炭於成弘間為二廟盛德

之累者不淺及至事敗術窮而人主猶向其家索遺書秘術且為其立祠額撰祭文眷眷不已則其蠱惑之在聖心真如膠漆之莫解矣鼯鼠食耳至死不覺密通婦寺可不知哉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故姓淡景泰間自宮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純帝時領教坊見幸敬帝初擯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

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
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抵以娛帝狎焉八
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
瑾八人中瑾尤獍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
劉健謝遷李東陽聞上與八人為亡度之戲連疏
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之
帝不忍至驚泣不食使王岳范亨徐智等持議日三
反岳劄厲嫉邪方掌東廠健等因密語必不可得諸

臣且伏闕爭公等從中應之皆曰諾其明日帝召
諸臣左順門使榮傳旨曰卿等勸朕早朝則朕聽勸
朕罷宴樂則朕聽惟去八人者朕不聽也吾少狎焉
長習焉諸臣相顧未發榮轉詰文曰此舉出公云云
何韓文進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
陛下始踐祚遠故舊弛萬幾游宴亡度而狎宵人文
等備員卿執敢不盡言榮曰上豈不知今欲寬之
耳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展素何曰是

在榮、頸裴錢耶敢誤國及入見岳亨智與之偕切

言上誅八人上勉許之遂使捕付外會日暮而

吏部尚書焦芳者泄其謀八人者夜繞帝前泣頭

搶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餒狗矣瑾輒進曰害奴儕

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掌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

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

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亡忌者繇司禮監

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人不敢言矣上怒於是

立命瑾掌司禮命永成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瑾夜
傳命榜苔岳亨智遂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
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即疏辭官 帝亦立聽之瑾
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抹健還
而請誅斥之者褫韓文官援焦芳為大學士使掌吏
部事瑾內揣合 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
抹不贍而莫敢進言 帝喜謂瑾可任悉委之瑾祿
構戲玩娛 帝候 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 帝

曰吾安用尔為而一煩朕瑾繇是自決政用其妹夫
故司務孫聰客松江張文冕助之李榮雖位瑾上盡
諾而已瑾選較百餘人四出察私事創新例以重法
絕人作大枷；及三品以下官坐事罰米動百千石
委科道官查盤遠歲錢穀非侵盜雖汔損者悉鉤索
令償又使倍之科道還報以叅劾多而賄賂重者為
稱職不則繫捷隨至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合家收
捕坐及鄰佑華衣怒馬時；至下邑偏州而人；重

足立矣舊制司禮監掌章奏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
瑾專權悉自擬於私署百官咨稟填門一日都察院
出囚牒內書有劉瑾傳奉四字瑾大怒院長率其屬
跪謝過瑾面數之諸道伏階下不敢仰視官無問大
小陛辭已必辭瑾還朝已亦必復之瑾鎮守各省
諸閹輟者悉令填補閹掌錢穀刑名其體統一視巡
撫諸閹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為爪牙伺察羅網破大
家如碎卵事一入鎮守即監臨大吏不敢問每上

視朝畢群臣向北斜一揖為瑾在上左也人謂上
曰坐的 皇帝謂瑾曰站的皇帝諸遠外衙封事授
通政司者曰白本以紅帑具揭授瑾曰紅本瑾既悉
肆無忌怨瑾者無所發一日蚤朝有一紙飄丹墀間
上命拾以進則告瑾匿名帖也瑾大怒俟上退朝
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
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
林欣爾亦使出御史寧果等東向跪曰御史輩習知

法度亦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士者爾等敗壞朝廷事不一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視遺書處是何官立也內監黃偉曰四品以上朝序班餘祿立耳遺書入寧復立如故瑾曰則皆跪之其邸中搜必得草偉曰為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日天暑甚僵暑中數人悉搜出偉忿曰帖子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它人禍為瑾孥目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

民間匿名固死也劾御前即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
待李公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瑾入榮曰入矣公等
俛而舒內監擲冰爪烏榮曰公等拾啖之有頃瑾還
來榮曰來矣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
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蓋暴而死者刑
部主事錢順天推官臣進士仲唱而病者亡筭明日
李東陽疏抹瑾微聞出內人乃罷帝手匿名書曰
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

仕理首掌司禮監印璽權益重遂益用其親故曹元
劉宇張綵楊玉毛倫等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
法任情陞罷陞而謝薄者立見罷如賄又輒陞將官
失律有反加封伯封都督者時徑自傳奉時綴批別
本惟意而已又以事藉沒故大臣家收逋其妻孥日
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搜索增
益諸邊屯田賦稅以充私索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
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上釐渡請貓竹廠地

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二千五百餘塚築
室飢民聽其宿娼賣酒曰供贍玄明宮香火瑾東西
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矯旨逐京師游食人於城
外使寡婦盡嫁喪未葬者悉焚棄之京師闕然游食
人千餘持白挺甘心瑾，懼乃復之瑾故急賄諸司
朝覲官索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瑾欲及還治則移
官庫償之曰京債瑾聞復分遣科道官驗天下庫藏
以自文於是有人其歛賠庫而上下交征曰吾掾

吾死致仕右都督神英賄瑾因自叙邊鎮舊功請封
拜瑾與之吏兵二部稍執奏瑾輒詰責百餘言下廷
臣再議廷臣皆曰英當封遂封為涇陽伯瑾前後五
歲株連之令蔓於士庶鉗徒之後上於衣冠若工科
給事中許天錫素寒凜有氣節在孝宗朝與言官
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三天正德二年六
月朔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
經屋梁死給事中郝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

多變難所紀叙六自經死給事中許鑰使還當賂瑾
無所借貸自剗桃源舟次終五年間惟大理寺評寺
羅僑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而懼之矣會真鑑
反寧夏以誅瑾為名上遣涇陽伯神英內監張永
都御史楊一清往討之永素惡瑾傾之無會反寧夏
變繇瑾所激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是年八月十五永
還自寧夏上迎之東華門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
夜半永出疏懷中密白其反狀請先發擒之上允

馬永復勸上自往觀變上至豹房瑾被執見

上曰奴反耶瑾猶以為戲上蹴之遂繫縛萊廠

封其内外舍明日降為奉御聞住之鳳陽命廷臣議

其罪瑾常招四方術士余曰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

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是有反心中外

天災地變悉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常私造衣甲方

擎遺瑾皆受箴之竊有不軌圖是月瑾兄錦衣

指揮景祥死將以八月十六甲午日塋時瑾最嚴夜

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
里巷私語藉謂八月甲午傾朝送塋瑾且因為亂
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
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僅得罪猶莫敢顯言
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黃紙黑索驚駭
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閤巷喧囂如沸決日乃定初
上尚未有意誅瑾聞鳳陽之命猶不失富太監也
及藉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

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鹽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珣印一又得為璽一袈裟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金牌三穿空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飾貂皮羽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并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者指揮使楊玉掌鎮撫指揮石文義皆送都察院獄

於是六科十三道乃共劾瑾 上令法司錦衣衛執

瑾午門會多官廷訊之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出

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

却辟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

汝瑾曰汝不常為我罷鎮上直軍乎震曰此樊凱非

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誅汝抑

汝何歲甲也曰以衛 上震曰何歲之私室語塞既

上獄 上命母覆奏凌遲之三 日梟其首榜獄詞處

決圖於天下都八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醫生嗽之者瑾親屬傑等十五人并二漢張大冕楊王石文義等皆論斬它諸謫戍有差

石匱書曰天下之臣奸大惡力能誅則誅之不移時力不能誅則寬其路以間之偏牆打狗奈何不防其反噬也韓忠定劉文靖志忠而術則疎矣京房上封事引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以刺高而死高威自此

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也後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以殉國者比之矣可不知戒哉可不知戒哉

馮保

馮保北直隸人隆慶時為司禮監太監與輔臣高拱張居正同事穆宗晏駕神宗在東宮拱乃條列即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旁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為諸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

世功居正陽爻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
報保：得為脩乃言於皇太后及貴妃取中旨以逐
拱：狼背歸數年後有王大臣者闖入乾清宮門為
門者所獲而馮保得之置刃於袖挾使稱拱與陳洪
謀以千金劍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金吾朱希
孝同讞獄且成矣居正以非事體尋寢之居正既當
國一恃馮保以為內援大小諸事請無不得馮保有
所私門下人徐爵居正為權用之至錦衣同知置南

鎮撫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謀使
游七入以告徐壽以達馮保有所謀亦如之表
裡為奸倚為唇齒保為穆廟舊人神宗之初即位
也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為弟小有扞格
保即以聞之慈聖皇太后蓋慈聖誨上嚴切責之甚
苦且曰內廷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
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順
上漸長而厭之保內恃太后外扶居正侍上左右御

勢殊苛峻小與上狎輒幸下加苦責諸有財力可資
藉監局多持不與而與所私門下閹張大受輩使為
上耳目頗倚保勢貌上左右如孫海客用則乾清宮
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恭司禮之叅佐周海則兵仗之
領局者也皆貴幸善為媚而不甘保之見凌上頗好
馳騎挽強擊劒豪飲至醉海等以言激之上怒甚晚
視其側有二監皆保養于手劒殺之即騎而馳之保
所呼而復欲殺之保已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

醉已甚扶歸熟寐至曉保亟趨謁慈聖為膚受語慈
聖怒且賊台上跪而詰責之語不可聞上哭謝罪則
孫海容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
京為小火者戮孝陵種菜而清牧乾清宮所蓄兵杖
鎗之庫且使上手書詔自責諭內閣居正請於上謂
海用處之輕削為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德秀恭及
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
自陳上裁去留曰勸上戒將要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

儻嗣節責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
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
可於是左右親信之為狎而他夫馮保意所餘無幾
矣父居正死後存潘晟自代保力請之不得黨羽日
孤而上故所幸中貴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
之外而使密詞保所為遂父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
兩家結恣橫狀聞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
心動而馮保又以上郊天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

過惡上大怒就禁中執馮保下永巷於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謫保為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奪職從從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西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而不貲一時內藏為之充牣石匱書曰自宋婦寺多以柔媚見能而馮保獨以剛戾自用讐伏宮禁行且上逼天子婦寺之局又一變矣蓋馮保抗於上而媚於慈聖居正傲於上而卑於

馮保象之見懾於魏鼠帝之受創於茲白蓋其間各有所制也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崛強朕止見其膽媚要自逃明眼人不得耳

魏忠賢

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少黠慧好酒善啖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發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有膽力能決斷頗猜狠自用喜事尚諛嘗與年少賭博不酬走匿市肆中諸惡少追窘之恚甚目而自宮

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 熹宗

為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嬉游甚得太孫歡遂與

太孫乳媪容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

私容氏

又二年而嬖生子國興泰昌元年八月冊太孫為皇

太子忠賢得充東宮典膳是月 光宗升遐東宮暫

居慈慶給事中楊漣疏叅及忠賢王安庇之得免

上初即位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容氏 上令容氏

出宮忠賢發安鞠問安用刑詰責令其自新忠賢雖

得釋恨之客氏黃綠復入宮與忠賢謀必殺安客氏
言於上貶安為南海淨軍勅令自盡王安死而客
魏益無忌憚煬蔽上前忠賢闇文義乃取舊司禮
李永貞入儉贊畫李定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
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
例封奉聖夫人加其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三年
八月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皇子誕生大砲
震死御史劉之鳳上言帝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

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求手就擒乎御史李

應昇王尊素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于趙嬈禁

旅近于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

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萬人裹甲出入內監王進

嘗試銃上前銃傷進手上幾危一日內操忠賢

與上並轡而出忽策馬直過御前上大怒射殺

其馬忠賢始伏地請罪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

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丹

拜授縲而絕裕妃張氏方妊膺冊封禮容氏譖於
上絕飲食閉禳道中偶大雨而匍匐簷溜數口而絕
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
內操容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沒容為
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飢死密儲食
物壁間數日不死容魏怒少解斥為宮人遷於乾西
所皇后張氏素精明容魏憚其生子方妊腰痛密布
心腹人進藥墮之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

以暴疾聞四年欲羅織羣臣乃以錦衣指揮田爾耕
署衛事以許顯純掌北鎮撫理刑左都御史楊漣疏
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亦惴懼禍欲結
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之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
又委曲為之解紛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
賢附為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
時忠賢亦有疏辭嚴疏先下溫綸褒諭次日乃下漣
疏嚴旨切責之廷臣公憤愈甚繼漣上疏者百有餘

人皆不聽工部郎中萬燦為陵工鼓鑄疏請廢銅傷
及魏璫矯旨杖燦於午門外羣關至燦寓捽之而出
辱毆於道燦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御史
林汝翥誤杖火者亦奉旨廷杖汝翥懼內監私毆出
亡忠賢疑首輔葉向高同鄉匿之內侍百餘人直入
其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不門至七月汝
翥自詣遵化軍門獄解京受杖創極幾斃忠賢矯旨
杖中書汪文言於午門單為民大學士葉向高請告

回稽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給事中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給事中許譽卿沈惟炳御史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等相繼降罷俱去一時部署皆空起聽勘貪官崔呈秀復為御史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給事中李魯生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忠賢

喜降旨褒答之五年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
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汪文言至鞫之工
部主事曹欽程劾趙南星高攀龍周宗建張慎言李
應昇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誣以受熊廷弼賄賂以
汪文言為証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自改
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五月上祭方澤還宮
即幸西苑時日已脯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
上獨與宦監二人駕小舟上自刺舟一璫佐之相

碩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
焉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碩錯愕而已詔肅寧縣
建坊賜勅旌獎魏忠賢并廢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
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楊漣左
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周朝瑞碩大章夏之令
王之采等命撫按提解來京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
光斗碩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初獄上坐漣以移宮
一案許顯純相與謀曰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

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入各二
萬許顯純酷刑董楚五日一比設為鐵笄帶紅繡鞋
纏身龍炮烙等刑楊漣魏大中左光斗顧大章周朝
瑞相繼戾死屍出皆縻爛煤炙體無完膚家人不能
識別時有中書吳懷賢者閩邸報見楊漣二十四大
罪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工部
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言
事極必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同官傅應星入告忠

賢逮之下獄即時拷死籍其家有僧人本福持楊州
知府劉鐸詩是有陰霾國事非句謂譏訕忠賢逮劉
鐸斬於市嗣後京師凡呈相暨卜百工技藝負販僧
尼乞丐范頭剔脚無非東廠詞事之人京城內外藉
口不言道路以目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
三案編輯成書造東林點將錄配合水滸如鄒元標
孫慎行馮從吾等一百單八人相繼削奪六年以緝
獲功封魏良卿為肅寧伯又以三韓功晉侯賜養贍

田七百頃造第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應天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詔逮之時李實持印空疏持上忠賢遂并劾周宗建及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撓亂織造矯旨逮繫於是緹騎四出挾威橫行至蘇州逮周宗建行未三日而逮周順昌者又至吳民冤憤撲殺緹騎疏聞忠賢恐吳民剽勇輕悍激變東南僅將顏佩章等五人梟示餘置不問周順昌周宗建繆

昌期李應昇黃尊素等俱下鎮撫獄許顯純拷比倍
酷立時死之而周宗建以叅忠賢有日不識丁語繆
昌期為楊漣草二十四大罪疏以鉅去才以釜剔甲
以釘貫耳以刀割口用刑慘酷軍牢見者無不墮淚
五月王恭儼災尚書薛貞頌忠賢以撲滅雷火功降
勅獎諭逮歛民吳養春程夢庚至京坐養春贓六十
萬夢庚贓十三萬六千誣其私占黃山估價三十餘
萬委官變賣以助大工九月三殿成晉忠賢為上公

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晉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又賜
忠賢贍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
千石以示酬養至意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
國紀怙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者張皇后父也
后賢明客氏忌之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夢環誣后
非國紀女志選疏有升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
逆不道上一日幸后宫見几上一卷問后何書后
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

於便殿頂格上御殿憂有聲搜得之皆懷利刃
上大驚送儼衛忠賢乃誣國紀謀刺皇上擁戴信
王欲興大獄謀於王體乾體乾曰吾觀主上凡事
憤獨於夫妻兄弟間意侶不薄脫有變吾輩之族
赤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其口七年浙江巡撫潘
汝楨上疏劾立上公生祠於西湖賜祠額曰永思匠
石萬餘人耶許斧石之聲如轟雷礮裂湖水震撼一
月功成像以沉香為身象牙為首五官手足宛轉一

如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蟒服奇麗者
上穴空其一以替四時香花迎像入祠出營兵五千
八旌矛曜日絢美異常士大夫舉監生員皆公服俯
伏在地不敢仰視口稱九十歲撫按司道府縣等官
俱在祠前鴈行跪迎候像過方起像前儀仗之盛園
簿所無各官及商人等踈日設供脩極山海之富演
劇其前奏樂上膳有窺視者罪以驚駕忠賢差詞事
人至浙觀者入報大喜獎勵汝楨自此而後淫祠遂

徧天下矣有貢生許光譽者刻萬民嵩祝圖進忠賢
凡撫按以至縉紳生儒俯伏背上俱刻詩一首如乞
兒背黃榜狀詩詞佞諛語絕可醜後復有監生陸萬
齡者請建魏公祠於國學之左謂孔子作春秋而上
公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上公誅東林上許之
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
紀用鎮山海關又命司禮太監涂文甫總督大倉節
慎二庫又命司禮監太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

疏通河道以寧錦三捷封魏鵬翼安平伯魏良棟東
安侯時鵬翼僅二歲良棟僅三歲子姪簪錦衣衛指
揮者十有三人而魏氏宗黨親戚至週歲兒無不衣
蟒橫玉矣八月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仍兼左都御
史奪情視事上不豫忠賢籍海內清流文震孟等
六十餘人欲下詔賜死事未發而熹宗宴駕賴信
邸未就藩封英明果斷入嗣大統而忠賢事出倉卒
逆謀不成十一月安置忠賢於鳳陽司香祖陵籍其

家踰一日 上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處死姑從輕降戍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是日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 上旨忠賢自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次日拿問奉聖夫人客氏藉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譏之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

忠賢於先帝升遐之日奏宮娥尚有遺腹請信王
緩期登極以待聖嗣誕生令客氏出入庭掖多撈其
家侍媵與如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送後
宮及張皇后嚴刑拷死十二月命忠賢戮屍阜城忠
賢死已踰月磔其屍猶有鮮血迸出逆孽侯國興魏
良卿伏誅義子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在呈秀先已
自經仍戮屍梟示李變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田爾
耕許顯純在應元孫雲鶴等棄市崇禎元年三月詔

以欽定逆案刊布天下有司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罪磔曰首逆崔秀等六人罪辟曰同謀結交近侍劉志選等十九人辟結交近侍次等魏廣微等十一人戍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誣附擁戴軍犯李實等十五人結交近侍末等配贖願乘謙等百二十八人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擅政七年稱功頌德士風掃地昔之上書頌王莽者四十八萬人忠賢何多讓焉但王莽時猶多齊

民今忠賢皆出科第是又勝安漢公遠矣法司勘問
魏良卿責良卿供狀良卿曰良卿一平白小民在前
日忽然說談封伯封侯封國公都是列位老先生說
的良卿寔不知在今日又忽然說談打談殺該凌遲
又都是列位老先生說的良卿寔又不知只索恁憑
列位老先生罷了要良卿招甚麼子也聞者皆啞然
失笑

石匱書曰婦寺之禍皆朝紳有以釀成之狐之捕雉

也先卑其體鷹之攫雛也先斂其足此時稍不隄防
待羽翼一成不可復制矣楊漣泰魏忠賢之疏出葉
向高猶曰黜忠賢上左右為討此小心謹慎之人
則是忠賢之奸不特能上蔽人君且能下蔽宰相
矣厥後牙爪畢露搏噬多人向高丹出且不能自救
詎能救世乎哉